



# 米兰冬韵

2026年米兰-科尔蒂纳冬奥会特刊



A6

# 速滑老将殷琦：永不说永不

指针拨回2022年北京冬奥会，殷琦在同一项目中以1分16秒的成绩完赛，排在第15位。尽管年纪长了4岁，但她的成绩和排名却在一点点稳步向前。

当天，冲向终点前的几步，殷琦做出了一个和平时滑行不太一样的动作：她手扶在右腿上用力冲刺。

在混采区，被记者问到这个细微变化时，殷琦笑着说：“您很专业，看到了我这个小小的变化。”

“这是我临场的学习，借鉴了500米的冲刺，想着能快一点是一点，就试了一下。”她说，虽然这个新动作并没有大幅改变成绩，但自己对这个尝试非常满意。

“这说明我今天头脑是很清醒的，所以在最后时刻，我还能做出我想要尝试的东西，我一直不断在学习。”“不断学习”不仅是殷琦在赛场上的状态，也是她过去几年的真实写照，更是她对未来梦想的投入。

2022年北京冬奥会后，殷琦独自一人前往加拿大，加入卡尔加里大学校队，一边读书，一边跟着曾执教李相花、王北星的加拿大教练凯文训练。

“因为我想未来为我们中国队带来更多的进步，所以我想看看国外的训练模式是什么，和我们有什么区别，我们哪里能借鉴，哪里有我们的优势。”殷琦说。

“我的教练们有人参加过6届、10届，甚至11届冬奥会。我希望每届冬奥会，我都能站在冰上，所以我也在寻找更多可能性。”

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速度滑冰，也为了未来以教练身份参加更多冬奥

会，殷琦把自己在加拿大的每一天都排得满满当当。

早上6点起床，训练到9点；9点到12点上课。短暂午休后，下午1点到3点继续上课，晚上接着训练。谈起国内外训练方法的区别，殷琦坦言，自己的自主性更强了。

“以前是教练给你计划，你去执行。我只是知道这堂课很重要，但是我不知道它在解决我身体的什么（问题）。”

“但因为学习和经验的积累，（现在）我在一堂重要的训练课之前，就知道这堂课我要解决什么，要达到什么样的高度，所以可能更有效果。确实经验上更多了，头脑比四年前更厉害。”殷琦爽朗地笑起来，眉眼间满是自信，还轻轻指了指自己的脑袋。

一个人待在异国他乡，她却很少感到孤独。“因为每天太忙了，没有时间孤独，但是会很累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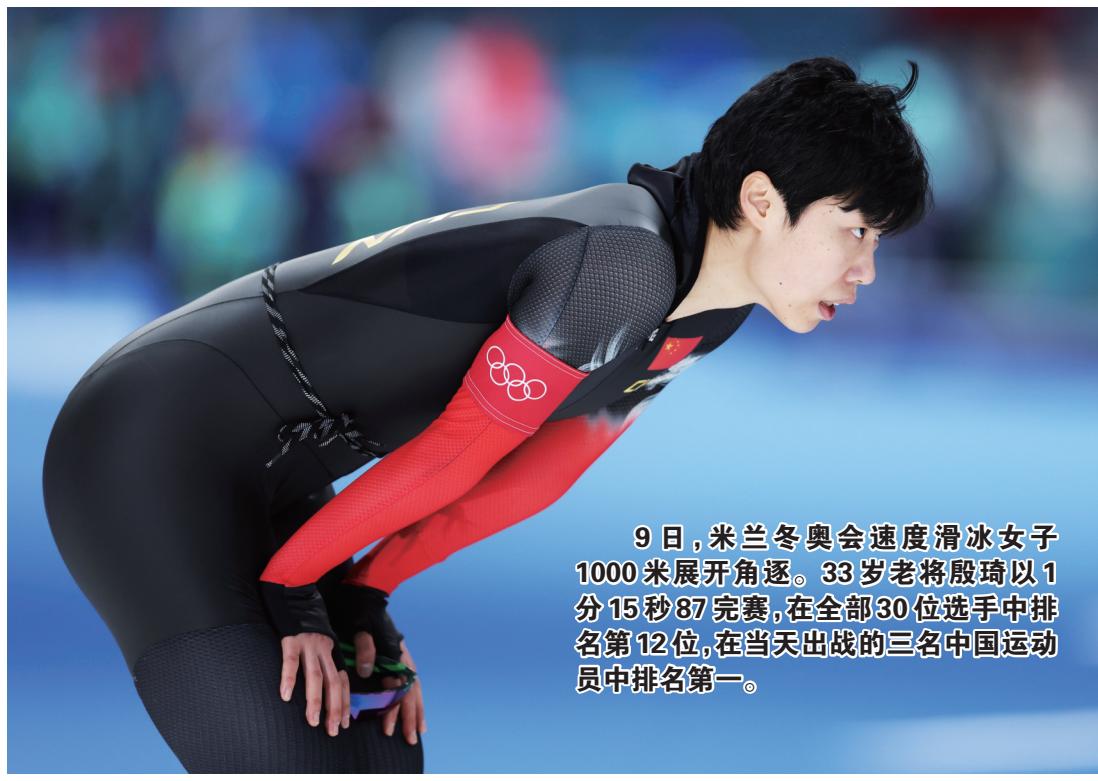
“从小一直在国家队，被保护得特别好，我连最简单的炒土豆丝都不会，所以有时候可能晚上10点多回家，太累了就啃个面包、泡个牛奶。”回忆起那段日子，殷琦微微一笑。

如今的她，早已在生活里慢慢成长和蜕变。“但确实做饭没什么天赋，还是很难吃，但是能吃。”她打趣道。

接下来，她还将参加20日的1500米比赛。

被问到这是否会是她的最后一届冬奥会时，这个留着利落短发的老将笑着说：“Never say never（永不说永不）。我现在就连20日以后的事情都没有想过。先继续1500米比赛，之后的事再说吧。”

摘自 新华社



9日，米兰冬奥会速度滑冰女子1000米展开角逐。33岁老将殷琦以1分15秒87完赛，在全部30位选手中排名第12位，在当天出战的三名中国运动员中排名第一。

## 这条雪道上，冬奥英雄出“老年”



45岁老将菲施纳勒第七次奥运之旅

滑出了全场最快成绩。

进入淘汰赛后，他在1/8决赛中以0.59秒的优势，战胜了39岁的斯洛文尼亚选手罗克·马古奇。1/4决赛中，他因失误撞到旗门，输给了一位37岁的韩国选手。这项赛事的金牌，最终被菲施纳勒的好友、40岁的奥地利人本亚明·卡尔收入囊中。

等等，看到这里，你或许已经有点疑惑了——这个项目的赛道上怎么有这么多“高龄”选手？

把目光转向女子组，类似情况同样存在——52岁的奥地利选手克劳迪娅·里格勒站在出发门前已经足够醒目，但她并不是来“走过场”的。资格赛中，她排在第16位，压线晋级淘汰赛。

数据显示，本届冬奥会该项目男子组32名参赛选手中，35岁及以上的有7人，其中3人在40岁及以上；女子组32名选手中，有11人在30岁（含）以上，除了52岁的里格勒，还有一名日本选手也有42岁。

在全球顶尖的体育竞技舞台上，这样的年龄分布并不多见，但在平行大回转赛场，它却并不突兀。

与人们印象中追求腾空、翻转和瞬间爆发力的公园类单板项目不同，平行大回转更像是一场高速下的“对线”较量。选手两两出发，在几百米长的赛道上连续切弯，比拼的是速度、线路选择和对雪面的判断。

“平行大回转并不需要持续的爆发式力量，对耐力的要求也并不太高，依赖的是节奏控制和技术稳定性。一趟下来40多秒，时间不长，但容错空间极小。胜负往往取决于谁能更稳定地把雪板压进雪面，谁能在高速中保持节奏，减少多余的修正。（这需要）经验、感觉和对赛道的理解。”里格勒这

样介绍项目的特点。

正因如此，45岁的菲施纳勒依然能在资格赛中滑出最快成绩，52岁的里格勒还能稳稳闯进淘汰赛。赛道上较量的，不只是速度本身，还有多年累积的判断力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在这条雪道上，年龄从来不是问题，但项目本身的存续却一度被推上了讨论台面。本届冬奥会开始前有消息称，国际奥委会在对未来冬奥会项目设置进行评估，单板平行大回转有“出局”的风险。

对此，不少这一项目的运动员在赛前呼吁，希望这项运动能够保留。他们通过社交平台参与了一项名为“#keepPGSolympic”（把单板平行大回转留在奥运）的话题行动，公开表达态度。

支持者的主要理由包括：平行大回转对场地的依赖相对集中，赛后雪道恢复快，不需要大规模改造；比赛节奏直接，规则清晰，更容易被不同国家（地区）和年龄段的选手参与和理解。在不少运动员看来，这正是这项运动的价值所在。

菲施纳勒在赛后谈及这一话题时，并没有给出情绪化的表达。他认为，平行大回转是单板滑雪中“最接近根基”的项目之一，更强调人与雪面之间的互动与技术积累。

“平行大回转是一项依赖感觉和技术积累的运动，它可能不花哨，但代表了单板滑雪最本质的部分。”菲施纳勒说。

是否“清场”，不会在这一天给出答案。但至少在利维尼奥，这条雪道给出了现实状态：观众席站满了人，比赛紧凑而激烈，不同年龄的选手在同一条赛道上完成较量。

摘自 新华社

## 0.22分之差，“马达引擎”熄火

只差0.22分、一个名次，中国冰舞组合王诗玥/柳鑫宇9日遗憾告别米兰冬奥会花样滑冰赛场。

当晚的冰舞韵律舞比赛中，王诗玥/柳鑫宇在第二顺位登场，伴着港风曲目《独自去偷欢》和《护花使者》，他们带来一场节奏感十足的表演，得到64.76分，在总共23组选手中排名第21。根据规则，前20名晋级自由舞，他们距离排名第20的西班牙组合只差0.22分。



他们甚至“享受”到在表演中即兴加入了许多与观众的互动动作。

“之前没有编排过，滑的时候有感而发，感觉有点把这个当成了一场表演。”柳鑫宇说。

四年前的北京冬奥会上，他们以第12名创造了中国冰舞的冬奥最好成绩，此后阔别国际赛场近两年。两人介绍，从决定复出备战米兰冬奥会开始，“每一步都比预期晚一点”，由于时间紧迫，也没来得及去加拿大外训。但能够第三次站上奥运舞台，他们觉得“非常骄傲和自豪”。

“有国家和协会的支持，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，能让我们四个项目齐聚在冬奥会，能踏上团体赛赛场，我觉得我们不辱使命。”柳鑫宇说。

不过，两人依然表示很享受这次的

摘自 新华社

摘自 新华社